

十二岁那年，他成了孤儿，被师父收留了。

师父是个“捡金人”，也称灵魂摆渡人。在他们那个地方，大家都相信人死后，“躺”着埋在土里，意味着人还“睡”着，并没有真的“死”去，灵魂还没有到天上，无法投胎转世。所以必须要有二次葬，即是捡骨（也叫“捡金”），将骨头装进“金坛”（装骨头的坛）中，另选地方埋葬，将灵魂送到彼岸。

师父说，每一个灵魂经过时间的洗礼，都是纯洁无暇的。师父每摆渡一个灵魂，就会在后山种一棵松柏，于是后山成了柏树林。

在他眼中，师父就是一个和死了很久的人打交道的。第一次见师父时，他直哆嗦，甚至能从师父身上感受到寒气，任何风吹草动都让他疑神疑鬼。

感谢的是，师父收留了他，还要将手艺传给他。他很用心，师父说过的话他都牢牢记住。

同一年，他随着师父到水坑村给了姓家族一个已经去世了5年的老人“捡金”。丁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，人丁兴旺。他虽瘦小，看起来依旧是个孩子，但是眼神已经没有了恐惧。少年明净的脸，让无儿无女的师父看到希望。

走了一上午的路，很是疲惫。厅里只有一张凳子，师父坐着，他站着。

丁家主人沏了一杯热茶，师父喝着，他渴着。

师父主动续杯，递给他。没来得及接，主人笑说：“小孩子，不会口渴的。”便将杯子推了回来。他抬头，望见了主人的鄙夷。他的眼神闪过一丝阴郁。

“心里头只有大人，没孩子。”

千禧年，男孩和女孩在广州打工相识，或许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不久他们便惺惺相惜，一年不到便坠入爱河。确定了恋爱关系，男孩女孩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女孩趁放年假，把男孩带回老家，父母一听女孩介绍男孩来自几千里外的地方，先是母亲哭泣起来，紧接着父亲吼起了嗓门……男孩初登女孩家门，连口水也没喝到，就被赶了出来。看着女孩左右为难可怜楚楚的泪眼，男孩心疼，劝女孩，慢慢来，急不得，等父母心情好时，再做做他们的工作。来年草长莺飞的清明，女孩被男孩带到了老家，男孩的父母听完儿子的介绍，父亲沉默抽烟，母亲偷偷背着女孩对男孩说了句，难道我们本地没有姑娘了吗？要跑到外省找个婆娘……

男孩女孩初次见对方的父母，遭到拒绝，虽说女孩也试图在父母心情好时开导他们，可结果一个要以断绝母女关系作要挟，一个却发出狠话“若是你跟那个外省小子跑了，我打断你的腿”为答复；男孩也请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做父母的工作，结果不亚于女孩父母的愤然……

千禧年，男孩和女孩在广州打工相识，或许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不久他们便惺惺相惜，一年不到便坠入爱河。确定了恋爱关系，男孩女孩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女孩趁放年假，把男孩带回老家，父母一听女孩介绍男孩来自几千里外的地方，先是母亲哭泣起来，紧接着父亲吼起了嗓门……男孩初登女孩家门，连口水也没喝到，就被赶了出来。看着女孩左右为难可怜楚楚的泪眼，男孩心疼，劝女孩，慢慢来，急不得，等父母心情好时，再做做他们的工作。来年草长莺飞的清明，女孩被男孩带到了老家，男孩的父母听完儿子的介绍，父亲沉默抽烟，母亲偷偷背着女孩对男孩说了句，难道我们本地没有姑娘了吗？要跑到外省找个婆娘……

男孩女孩初次见对方的父母，遭到拒绝，虽说女孩也试图在父母心情好时开导他们，可结果一个要以断绝母女关系作要挟，一个却发出狠话“若是你跟那个外省小子跑了，我打断你的腿”为答复；男孩也请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做父母的工作，结果不亚于女孩父母的愤然……

廖老板犯了难。廖老板最后想到法律顾问林律师。林律师听了廖老板的情况通报，判定廖老板碰到的基本是个哲学问题，但好像也与法律和规章制度沾点边儿。深思熟虑之后，林律师有了主意——表决！是的，表决是法律利器，也是解决很多哲学性难题的法宝。换句话说，哲学迟早会败给法律。

这件事源自老张贴的一张字条。老张的字条贴在厕所门口，这是员工必经之路。字条上五个字，“请爱护公物”，白纸黑字简单明了，字写得也随老张，一副执拗的表情。

老张是保洁员，平时在厕所走动。他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水管换上几天就拧坏，水就乱滴答。老张想，这是不爱惜的结果，拧起水管来跟有仇似的，咋能不坏！老张平时话少，跟老黄牛差不多，不得不说话时，也是嗯一声嘿一声，仅限几个叹词而已。想想也对，谁见过整天扯闲篇的牛呢？

到底还是有人看出了这个问题。有人认为这张字条毫无道理，狗屁不通！问题出在“公物”二字上。因为这是一家人企业，厂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直至墙角的几枚烟蒂，都是廖老板私人的。你老张把水龙头说成公物，不厚颜无耻么！那水龙头，与你啥子颜无？可别自作多情了！

正如林律师的判断，厂子的确遭遇了哲学问题。而哲学问题看似简单，却极其难缠，可把一头

摆渡人

□燕花

他恨恨地想。

选好时辰，“五服”内的直系亲人都要到坟墓现场先烧香祭拜。他一眼就认出了师父经常说的彼岸花。这是开放在天国的花，花的形状像一只只举着在向天堂祈祷的手掌。

他没有给师父帮忙，反而摘了一把火红妖冶的花。扯下一瓣又一瓣，心里默念：“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。”

……最后一片花瓣落地时，心里念的是“没有”。他触电一般将花梗扔下，跑到师父身边和师父一起刨土。

开棺时，遗体已腐化干净。亲属们痛哭流涕，围成一圈。他帮着师父逐一将遗骨取出，再一节一节用麻布细心擦拭干净。最后一节从脚到头的顺序安放到“金坛”中，取“坐”着的姿势，表示坛中人自然从容地坐着，面对人间和他的子孙，祭拜时就像与后人亲密无间地“见面”一样。

盖罐盖之前，他看了一眼最上头的头颈骨，深陷下去的两个眼睛黑洞洞的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最后和师父一起将“金坛”放进事先挖好的一个圆筒形井穴里，井穴上严盖一块圆形石板，再堆土成墓。

爱情墓地

□晋加山

男孩女孩再回到广州聚到一起，执手相望，泪眼涟涟，只叹息，他们的爱情越不过父母这道亲情的坎。因为他们有着致命的共性，独生子女，从小深受百善孝为先的熏陶，父母命不可违！

男孩女孩灿烂如花的爱情因亲情的阻拦，眨眼枯萎，他们漫无目的地来到一处严肃肃穆的陵园，几乎，男孩女孩异口同声脱口而出——为我们的爱情祭奠吧，既然在世不能生活在一起，就让我们去土葬在一起吧！

男孩女孩用打工挣来的3000元买了一块墓地，他们在合同上并排签下各自的名字和联系方式，尔后各自回到老家，听从父母的安排……

一年年，陵园在扩张，墓价在

接着丁家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，他退到树荫下，冷眼旁观。

二十年后，师父寿终正寝。弥留之际，对他说：“我这一生唯一的职责就是将人送到彼岸去，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人。唯一觉得愧疚的是丁家这二十年未添一丁。我不停回想，那天明明就没有任何差池……”没有说完，师父含恨而终。

“师父，我错了……”他泪眼婆娑，长跪不起。

那天，他悄悄地将丁家老人遗骨的膝盖骨调换了位置，所以“坛中人”不是坐着而是跪着的。当时他心里重复默念的是：“有大人没孩子。”

“跪金”是“捡金”大忌，先人不舒服，灵魂无处安放。而摆渡人的诅咒最是灵验。师父一再交代，捡金时要心无杂念。他都已记得，却做不到。

他将师父安葬在柏树林，和千千万万纯洁的灵魂在一起。坟前长满了彼岸花，那一抹夺目的火红刺得他眼睛生疼。

某一天，丁家听说祖坟被挖了。去看时，发现泥土被翻新过，坟前还有焚过的香。

丁家次年添一女婴，族人喜；过一年再添一男婴，族人大喜。

“赏灯”时，丁家来了位陌生客人。他给小孩送了个“利市”后悄然而去。“利市”封后面写着：“童叟无欺。”

后来，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。有人说他继承了师父的衣钵，依旧为亡人的灵魂做摆渡，终生未娶。

也有人说他去了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，娶妻生子，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。

上涨，最早开发的那一片陵园，只有一座墓地，无人问津，可陵园开发商哪会料到此墓地是一处爱情祭奠呢，真等到买墓人安然入土，要等到猴年马月。

十八年过去了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曾经的男孩女孩早已在各自父母的安排下结婚生子，每天沉浸在现有家庭的幸福中……

一日，男人女人先后在各自的家乡接到广州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一位广州籍的老台商夫妇为了百老归天叶落归根，看了他们十八年前买下的墓地，愿意出现行价的双倍200万……

男人女人听到这样的电话，先是一怔，怀疑是骗子的电话，当对方传来有着他们签名购买墓地合同的电子图片，他们才依稀想起，要不是这个电话，早已把对方忘记……

男人女人背着各自爱人说是出去一周办点事，奔赴广州。

再次相遇，男人女人几乎认不出对方，但眼前一人一堆百万现钞，明晃晃地谁也不愿去回忆曾经为爱情祭奠的那份浪漫情怀……

销、全员营销、全脑营销”，每周的例会挺有花样，当然也挺腻歪。可是，不腻歪不成，不腻歪了子就很快玩完。这天的会议多了个尾巴，这个尾巴正是“水龙头是否是公物”的议题，职工投票表决，给水龙头一个法定的定性。

投票前，廖老板请老张说两句。会场里鸦雀无声。老张慢腾腾地站起来，并没发出预想的洪亮声音，而是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，颤颤巍巍地递给了旁人，旁人一个地传，传到了主席台。廖老板和担任本环节主持人的林律师先后看完，又互语一下。林律师调整了状态和语气，感情充沛地说：“老张在纸条上写的是——老板给俺用的东西，就是俺的！就是俺的！就是俺的！”林律师读得字字铿锵，直听得人心里暖暖的，眼眶热热的。

最后是投票，题目就一个：“你认为厕所里的水龙头是不是公物？”题后有两个选项，“是”和“否”，在后面打钩就成。

收票、统计，结果很快出来了，一百多人的票只有两票是“否”。廖老板举起了双手，第一个鼓起掌来，众人也随之鼓掌。但是，一片疑云也同时飘来，大家心里都在揣测，那两张“否”票是谁投的呢……

刚刚按下葫芦，却浮起了两个瓢。那两张“否”票！这似乎是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。呜呼呀！看来，法律迟早要败给哲学啊！林律师却又如此想。

父亲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看着电视剧，一会拍手称快，一会眉头紧蹙，一会若有所思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只要遥控器按到播放回反腐相关的电视剧他就立刻叫停，嘴里念叨着，人啥时候能剔除贪婪的基因就好了。母亲白了他一眼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你竟想些不符合人性的事。父亲品了一口茶水，叹谓说，人生如茶，简单清淡最值得回味。说完这话，父亲深情看了我一眼。

有一天晚上我起夜，父亲看怀旧剧《包青天》，嘴里情不自禁哼出声来“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”。母亲小声唠叨，别唱了，你赋闲在家，孩子们明天还得上学上班呢。父亲说，希望世间多几个包青天。母亲摸摸他脑门说，你真是退休闲得慌，你咋没成包青天？父亲争辩，将来咱家没准能出个刚直不阿的法官。

没多久，父亲出去溜弯踩着斑马线过马路，一辆宝马车急刹车险些碰到他，一旁的交警立即做出了停车手势。司机伸出肥大的脑袋问，怎么啦，拦我车？交警指指一旁受惊吓的父亲说，你没看到有老人过斑马线吗？按规定你应该停车让人行。司机撇撇嘴不屑地说，刚才闪烁的绿灯，我前行正常。这时，父亲缓过神来，挺直腰身嗓音洪亮说，你难道不知道斑马线汽车让行人？司机推车门下车忽然笑着指向父亲说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郝科长，退休回家不老实待着，到处绕什么，净给交警同志添乱。父亲激动说，贾良你也太嚣张了吧，哪条规定写着不让退休人员出门？贾良满不在乎摇头说，出门可以，得明白事，别跟着瞎起哄。父亲涨红了脸尴尬地张张嘴，什么也没说出口，低着头走了。

高二那年，分文理科班。我理科成绩一直非常优秀，一贯尊崇个人意愿的父亲突然对我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正义的种子，但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发芽成长为遮天蔽日正能量的树荫。他建议我放弃理科选择文科，将来当法官伸张正义。可惜，我没听从父亲建议，而是按照自己理想考取了最神往的数学系。

冬天出生在冬天。冬天是孤儿，打小吃百家饭，下雪天，他把乡亲们捐的各种花红柳绿的衣物，厚厚地裹在身上，只露出一双怯怯的眼。

除了冷，冬天目中无人。一双黑乎乎的光脚，让他在全校五百多双鞋子面前，异常扎眼。

谁见过光脚还怕穿鞋的？但冷穿不穿鞋，冬天都怕。

冷的父亲是村委会主任，学校校长都归他管。班主任春花虽然知道冷的成绩不如冬天，还是猜到校长的心思，让冷当了班长。冬天学习又勤奋又好，也只能当学习委员。班主任的话就是民主，不用给冬天解释。

冷长得比冬天白，一副奶油小生的模样，有点娘娘腔。但也挡不住男女同学对他的讨好和俗媚，尤其是冬天心仪已久的冰，那个名字与某著名影星相同的美女班长，非要坐冷的同桌。在冬天眼里，冷与冰又成为他的一对冤家。他们讨论个数学题，简直就是秀恩爱。

冷很幽默。一次，春花在课堂上让大拿举手解释成语“出生入死”，冷第一个站起来笑着说：“形容一个人命短，刚刚生下来就死了！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这样卖弄就是无知，冬天不屑一顾。他在心中咒骂了冷N次。他甚至做梦都想变成一名将军，让手下士兵把冷五花大绑，然后自己亲手拎起冲锋枪，对准冷的脑袋“突突突”。子弹像笑声一样没有尾巴。

冬天没有选择，除了努力。考大学时，冬天在全县名列前茅，但由于嫌重点大学学费高，最终在乡亲们你挤我凑的资助下，上了所普通一本；而冷成绩中游，去了一所一般的重点大学。

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冬天暗恋的冰也追着冷去了，把冬天的心也带走了。冬天只能在心中又“突突突”了一阵子。

毕业时，冬天尽管有机会会带着权把子的机关，但他穷怕了，最后选择进了县里一家国企。不出冬天预料，冷与冰双双进了县委机关。

可是，没多久，冷看中了县长家的千金莹，长相清秀不输冰。冷把冰甩了，不久还当上了处长。



父亲的债

□马建忠

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，家里到处洋溢着喜气氛围，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纷纷祝贺，唯有父亲沉着脸，躲在楼前的大白杨树树下抽着闷烟。

母亲似乎看出我的心事，把我叫到一边说：“你爸心里始终有个结没打开。”

“心结？”我很诧异。

“这么多年你爸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单位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提前退了。”

“您没问过他？”我不解问。

母亲皱皱眉头说：“我问过几次，他什么也不说，问得紧了，就搪塞给年轻人腾位置。我猜他让你考政法学院跟那个心结有关。”

临上大学前，我给父亲留下一封信，内容大致说，如果大学期间成绩优异考研，一定选择政法系，而且将来争取走进政法系统工作。

为了打开父亲的心结，大学期间别人谈恋爱，我去图书馆；别人玩游戏，我去做功课；别人出去打工，我去思考人生。几年后，如父亲所愿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读完政法系研究生，并考入市检察院，成为

冬天的敌人

□张中杰



插画/小小

冰裂花带雨地来找冬天，冬天的心软塌塌的。原来他一直都在为她预留着位置，用宽厚的肩膀接纳了冰。

冷摆脱不了的噩梦，在冬天崎岖的跋涉路上使绊。冬天的心更加隐隐痛恨，脑子里又过了把机枪，直到冷全身一片血红。

冰离开了机关，避开冷，改行当了教师。

冷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来求冬天为他代写一篇论文，冬天忍着虽没有拒绝，但表示没有下文。

冷和莹婚后调到市里发展。冬天为了冰的职称，两人去请冷两口吃饭。为了生计去求敌人，冬天的心更冷了。当然，冬天光洁无皱纹的脸和紧致的小腹，让他显得年轻儒雅。而冷的抬头纹和大腹便便，让他显得老态龙钟。而且，饭后K歌，冬天的歌唱

一名光荣的人民检察官。没多久，我接手一个贪污受贿的案子，犯罪嫌疑人贾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，其间有不少人替他说话，均被我拒绝，我脑海中一遍遍回想着曾经的誓言。

父亲听说我秉公执法贾良案件后兴奋地在家中为我庆功。那天，父亲除了一个劲儿地笑，就是大口饮酒，其间母亲几次试图阻止他再饮都被拒绝了。

父亲激动地说：“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咱家可能出个包青天吗？应验了吧，人呀，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该始终保有年轻时不顾一切的胆量和勇气。”

我在家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赞美中喝了不少酒，当我想敬父亲一杯酒时，发现他在窗外，婆婆月影映照在父亲红润的脸上。

“爸，回屋吧，我还没敬您酒呢。”

父亲用湿润的眼光看着我，说：“你回屋吧，我守在窗外，不能让恨你的人威胁你。”

怎么会呢？父亲一吐为快，我一直有个心结没打开，现在跟你说说吧。

我睁大双眼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父亲缓缓道来，那年我手里移接了个案子，嫌疑犯贾良伙同他人伤人致命，他认罪不久却突然反悔，另一个同伙主动承担了罪责。那时候贾良的父亲是市里一位很有背景的人，有人提出就这么定罪吧，我觉得案情蹊跷提议详查，第二天咱家玻璃就被石头砸得粉碎，飞进屋内的石头上绑着一个信封，里面写着，小心点，这次扔进的是矿泉水瓶，下一次就没这么幸运了。

然后呢？

父亲低下了头说，晚上我思来想去，最终选择妥协，同意贾良无罪。

我看着如释重负的父亲，似乎读懂他让我考政法系的初衷。我说，爸咱回去，不会再有人砸玻璃威胁啦。

父亲拉着我的手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，硬是把我推转身，示意回到屋内。那晚，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有进屋，他意志坚定地靠着笔直的白杨树站了整整一宿。

得出奇的好，浑厚的男中音极具穿透力，连莹都被征服了，光与影的迷离中，莹温柔地注视着冬天。那一刻，冬天不再怕冷，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涌上心头。

莹与冬天加了微信。半夜里，她抱怨冷对权把子的贪婪和见异思迁的花心，除了多疼了几分倾诉外，还温情地主动私约她一同周末出游。再顽固的敌人堡垒，也容易从内部攻破。冬天记起下属部门两位老乡，因为互相妒才忌能而动了刀，一伤一刑，他为新进员工讲述鹬蚌相争的故事，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出离愤怒。

冬天温暖的念头升起来，但他又像掐烟头一样，把它灭了。他激动地紧搂一下甜梦中的冰，差点儿把冰弄醒。

冬天靠实绩升任副总后的一天，意外接到莹的电话。冷出车祸了，冷在周末私下与美女下属幽会，在高速公路上撞上涵洞外的隧道墙，双双殒命。

冬天很奇怪，生活中有时也冒出宿命。他猛然想起小时候冷说出“出生入死”的笑话，那好像一道应验的魔咒。

冬天在一个多月里多次奔波，帮柔弱无助的莹处理了后事。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保险理赔，降低了各种负面影响。莹对冬天感慨不已，望他的眼神温情脉脉。

埋葬了冷，冬天心力交瘁，在宾馆里酣眠。半夜醒来，睡眼朦胧中，他见冰肤玉肌的莹，站在床前楚楚可怜，满是感激的目光妩媚动人。他痴痴地望了十几秒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电视里正播放一条突发新闻。邻市一位坐过公交车的女乘客，因在台前拳击司机，司机还手车辆失控，争执5分钟竟无一人生还，造成全年30条生命为他俩陪葬，无一人生还。冬天用大拇指的指甲盖掐了自己手心，浑身打了一个激灵。猛然起身为莹披上睡衣，抓起自己的衣服胡乱穿上，跑出了房间。

驱车回家，冬天开着车窗。大风灌入车里嗖嗖作响，他却浑身燥热，一点儿也没觉得多冷。家里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，冰没有睡，一直在等他，身子比火炉还热。